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寻找他山的历史

Thirty Years
钱乘旦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生命历程的睿智表达

自由灵魂的深情歌唱

钱乘旦 · 寻找他山的历史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陈家琪	陈嘉映	陈建华	陈思和	甘 阳	葛剑雄	葛兆光	何光沪	何怀宏	江晓原
雷 颐	李公明	李 辉	李庆西	林贤治	钱乘旦	钱满素	钱理群	秦 晖	孙 郁
萧功秦	许纪霖	徐友渔	余中先	查建英	郑也夫	止 庵	周振鹤	朱学勤	朱正琳

倾情奉献

寻找他山的历史

钱乘旦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他山的历史/钱乘旦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256-3

I. 寻… II. 钱… III. 世界史-文集 IV. 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1827 号

寻找他山的历史

钱乘旦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2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256-3/K·281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1978年,我29岁。这一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蒋孟引先生读英国史,开始了我的研究生学习。

两年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烽火硝烟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慢慢消散,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此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大学也全面招生。我当时非常兴奋,希望能考上大学,好好读书,接受一次真正的大学教育。

但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我没有报考资格。我从1973年起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就算已经上过大学了,因此没有必要再上第二次。

我觉得很委屈,谁都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认为我上过大学。1973年,张铁生大闹考场。那一年,全国有很多知青参加了一场考试,那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次“高考”。“张铁生交白卷”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此后就有很多省份取消了录取结果,以此来杜绝“修正主义的猖狂反扑”。但江苏省没有推倒重来,于是我就以“一县状元”的身份走进南京师范学院,开始了我的“上、管、改”^①生活。不过“上、管、改”的经历却是蓄意不让人学习的,因此像我这样一个想悄悄学点东西的人,就被认定有“白专”倾向,毕业后回到原地,除了在身份上取得“教师”的资格外,我觉得我学到的只比我插队五年间自学所学到的多一点点。为此我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就渴望能上一次真正的大学。

然而当真正的大学开始招生时,我却没有资格。我当时的心情极其沮丧。

1978年,新的机会又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那么快。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开始招生。我作为“文革”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录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

我报考的是世界史专业,没想到考取了。从内心说,我确实不认为我有过本科的经历,但又失去高考的资格,所以就只好背水一战,“跳级”报考了研究生。按照当时“计划经济”的办法,我被分配给蒋孟引教授,学习英国史。主管的老师没有忘记征求一下我们(共三人)的意见,我抱定主意:只要有书读,学什么都可以。但平心而论,学英国史,我当时有点别扭:英国那么个小不点国家,有什么历史好学?

后来证明我错了,一旦走进英国史大门,我就被完全吸引住了。英国在世界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而它的近代史,几乎涉及半个世界。不仅如此,英国又是第一个走进工业化的国家,我读它的历史,就觉得有许多事怎么会那么眼熟,就好像发生在我身边。我读着它就会联想起我所生活的中国,联想起我每天看见和听到的事。我熟悉这些事,也了解这些事,相似的情景隐隐浮现在脑中,甚至埋藏在我的无意识中。虽说它们形影飘忽,又发生在他乡异国,但我却能触摸它们,似乎是“心有灵犀”。这种感觉让我很惊讶,因为英国和我相离万里,我和历史又远隔经年,英国的历史怎么会让我感到熟悉,很多事就仿佛发生在身边?我突然想到:历史和现实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它让人超越时空,感悟社会最深刻的本质?

这种想法慢慢在我脑子里定型,我现在确信:历史与现实是分不开的,历史是历史,它同时也是现实。这不仅是说,历史和现实有承继关系,历史是现实之源;而且是指,历史在塑造现实,现实也在塑造历史;历史和现实是一双叠影,你看到的历史必定是某种现实,而你看到的现实也一定是一种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历史与现实是同生同在的,历史规范着现实,现实也规范着历史。

这就是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在“时”、“空”两个维度中,我们只谈了“时间”的维度。在时间维度中,过去与现在互相叠映。但“空间”维度也提出同样的问题:空间的距离会使历史分开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历史,是否可以相互叠映?

这就提出了历史的共同性问题,在这个标榜特殊性的时代,共同性似乎受到围剿。

不过我确信共同性是有的,只是有多少的问题。共同性的最小通约数是人,我们都属于人类社会。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那上面说:在农业文明出现以前——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间几乎毫无关联的人,呈现出惊人的共同性。是农业文明将人类的共同性瓦解了:自农业文明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就日益变得不同,“文明的差异”出现了,历史的共同性也日益缩小。但工业文明又逆转了这个过程,直至今天再形成“全球化”。换一个说法就是:农业文明扩大了差异,工业文明则倾向趋同^②。我觉得它说得对。

按照这个思路,人类的历史总是有共同性的,而工业时代的历史会有更多的共同性。若果真是这样,那么不同历史的沟通就有了基础,而跨国家、跨地域、跨文明的历史思考就可以进行。换句话说,不同的历史可以互相为影映。

这就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上这些是我在学习英国史的过程中渐渐领悟出来的。我渐渐体会到:外国的历史可以帮助中国人思考自己;而由于共同性的递增,外国的近代史会比古代的中国史更有益于中国人思考现在的自己。

历史学一向有两个功能,一是复原过去,二是启示当前。在历史学领域中,复原过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目标,许多人为此奋斗不已。但历史的复原一定是在与当代对话的过程中进行的,于是历史的当代意义即启发作用便隐藏于背后,指导着历史学家的活动,而无论他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历史学家都把“还原过去”和“思考现时”融为一体,而东方史学和西方史学也一直坚持着两轨并举。不过在世界彼此分割的时代,也就是在大航海和全球贸易尚未开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③,东方和西方——事实上是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只能还原各自的过去,思考各自的现时,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并不存在。今天的世界却不同了,今天的世界只是个“地球村”,彼此学习和借鉴已不可避免,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在历史学的功能中,学习和思考的对象,就必须是全世界的历史。进而,在今天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史具有更直接的启示作用,因为外国的现代化过程——无论已经过去或正在经历的,都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思

考。在这方面，外国史承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对一个年轻幼嫩的学科而言，却是一项沉重的使命。

尽管外国史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相对于它的使命，却需要更大的努力。

.....

- ① 所谓“上、管、改”是指“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生是大学的主人，从工厂、农村、部队来的“工农兵学员”担负着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使命，在这些使命中，却不包括“学习”。那时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了。
- ②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The World, A History*, Pearson Prentice Hall, New Jersey, 2007, 参见该书第三章。
- ③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51 页。

目 录

自序 /1

一九八〇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 /1

一九八一

1815 年后英国的工人运动及激进主义问题 /12

一九八二

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 /19

一九八三

书评：《自由之狮：费奥古斯·奥康诺和宪章运动,1832—1842》/34

一九八四

从韦伯到汤普森——英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简介 /37

一九八五

访新拉纳克 /51

一九八六

浅谈英国早期工人阶级文化 /54

一九八七

从内战到光荣革命：英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70

一九八八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城市化和人口结构问题 /81

一九八九

英国早期工人政治斗争中的若干问题 /90

一九九一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103

一九九二

新时代的曙光 /118

一九九三

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 /129

一九九四

现代化研究:解开成功与失败之谜 /134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137

一九九五

谈谈现代化的基本认识问题 /142

一九九六

现代化与我们的困惑 /146

一九九七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兼读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
政治秩序》/153

一九九八

谈现代化过程中领导者力量的错位——以德国为例 /162

一九九九

奥斯曼帝国自我改造的失败及其原因 /175

二〇〇〇

宗教对抗国家——埃及现代化的难题 /184

二〇〇一

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 /198

二〇〇二

不平衡的发展：20 世纪与现代化 /203

二〇〇三

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 /211

聆听历史是一种伟大的才智 /225

二〇〇四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228

二〇〇五

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45

二〇〇六

《大国崛起》的启示 /251

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254

二〇〇七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 /268

二〇〇八

评麦克尼尔《世界史》/275

二〇〇九

新中国 60 年世界史学科的成长 /289

附录：学术年表 /295

后记 /303

一九八〇

纪事

下面这篇文章完全是在无心之中写成的，当时我读研究生第二年，就英国史而言，差不多仍是个门外汉。导师蒋孟引先生给我指定许多书，让我一本接一本地看。看完一本，就和我谈一次，听我说说体会，谈谈读书心得。他会作一些点评，但说得很少，基本上是听我说。隔一段时间，他会让我写一点东西，无论是读书报告，还是短文，或者几节翻译，总之是要我“练练笔”，免得不会写东西。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是一份作业，题目是我自己选的，但要求写成小论文。作业做完后，交给先生以后就忘记了，但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跟我去参加英国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吧，把这篇论文带去，算是会议论文。我很高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会后，《群众论丛》，即后来的《江海学刊》，选了几篇文章发表，我这篇居然也被选上了，我感到非常意外。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会后论文被发表，对我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我完全不认为我的文章也可以发表，我至今都认为：那只是蒋先生让我做的一份作业。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

英国工业革命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化，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这个时期经济上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变动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

工业革命前，英国社会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农业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人口的多数以土地为生,居住在农村。交通落后,生活闭塞,充满田园风味。从表面看,仿佛与中世纪别无二致。但在表面之下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表现在贵族地主改变了剥削方式,而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了。贵族中有些自己成为农场主和农业改革家;还有些把领地划成小块,分块出租,造成大量中小农场和租地农业家。新型的贵族们雇工剥削,发展农业技术,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由于土地的重要性,大土地贵族是全国最富、最有势力的集团。例如纽卡斯尔公爵的收入一年不下十万英镑,小一点的土地贵族,收入也在一万镑上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议会从安妮女王时期起,就通过一项项圈地法令,用暴力剥夺农民,使他们变成工资劳动者,或者离开土地,造成大量自由劳动力。但此时土地尚未圈完,敞田制还大量残存,农民仍可依照旧传统在田地上放牧拾草,弥补家计。

第二,手工业虽已发达,但除了炼铁、采矿,所有的手工业都是分散的,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城市很小,除伦敦之外,在现代眼光中都只是乡镇。此时的手工业,除了根深蒂固的行会传统外,最大的特点是商人控制生产。手工工匠从商业资本家那里领取原料,进行加工,在一定期限内交回一定数量的制成品,并领取工资。商人们还往往出租生产工具,折取租金。在这种形式下,工匠们表面上看来各自独立,与中世纪无甚差别,实际上,产品已归商人所有,而散居各地的工匠只是商人的雇工而已。

第三,商业是当时最活跃的经济部门。成百上千的内地商贩,赶着成群驮马,在崎岖的小道上往返奔波,把原料和百货运进制造业区,又收走各家各户的手工产品,运往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再由更大的商人转运出海,把英国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如果没有商人这个活跃的阶层,英国一定还是四分五裂的中世纪社会,绝无统一市场可言的。确实,在社会财富的阶梯上,除了大土地贵族,就数商人最富。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发财,就必须经商。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重商主义理论盛行,商业“使富人的人数加倍增长,使地产比以前大为值钱,并且在地产之上,又加上另一笔财产,它也和土地本身一样值钱”;商业还带来“一个附加的帝国”^①。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商业的。

以上这些特点使贵族和商人控制了英国,他们互相融合,形成一个寡头集团。有许多贵族从事巨额海外贸易,或参加伦敦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幼子则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更有许多商人,拨出自己的红利,买下土地成为地主,作为政治上进身

的阶石。婚姻的沟通更为频繁,经过几代人之后,地主和商人几乎不分彼此。正如著名作家笛福所说:“商业在这里远不是与绅士不相调和的,简而言之,在英国,商业造成绅士。因为,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后,商人的儿辈或至少是他们的孙辈,成了和那些出身最高、渊源最古的世家子弟一样卓越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员、法官、主教和贵族。”^②

但这样一个寡头统治的社会,却在蒸汽机的隆隆声中永久地结束了。

一

工业革命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三个比例的变化,即工农业比例、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以及城乡比例的变化。其中工业压倒农业、农业国成为工业国是最深、最根本的变化。

工农比例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农业人口越来越少。1696 年格雷戈里·金曾估计全国 550 万人口中,农村人口 410 万,约占总数四分之三。阿瑟·扬 1769 年则说:在英国这种“繁荣的国家里”,“全国的半数是在城里”。他提供的数字是:地主和农民共 360 万,占全部人口的 40%略多,再加上教区贫民及教士等需要农业赡养的人口,大约正是人口的一半^③。这和金氏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到 19 世纪变化更大。据官方人口普查报告记录:1831 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共 96.1 万户,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 30%;二十岁以上的男子,1831 年有 30%从事农业,约 40%从事工商业(包括手工业),到 1841 年,就只有 25%从事农业,而工商业的比例则增至 43%了^④。《维多利亚地方史·白金汉郡志》记载:由于该郡花边业发达,到 1800 年前后,“在这个郡中已找不到任何妇女为农业生产而劳动了”^⑤。

从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结论也一样。试看下面这张国民收入表(单位:万英镑):

	农 林 渔	工矿建筑	商业运输	房 租	国民总收入
英格兰和威尔士 1688 年	1 930	990	560	250	4 800

(续表)

	农 林 渔	工矿建筑	商业运输	房 租	国民总收入
大不列颠					
1801 年	7 550	5 430	4 050	1 220	23 200
1811 年	10 750 ^⑥	6 250	5 010	1 720	30 110
1821 年	7 600	9 300	4 640	1 790	29 100
1831 年	7 950	11 710	5 900	2 200	34 000
1841 年	9 990	15 550	8 330	3 700	45 230

再过二十年情况就更加突出了。这时工业部门的收入是农业的两倍还不止，达 24 360 万镑，商业和运输业也超过了农业，达 13 070 万镑，而农业收入只有 11 880 万镑^⑦。

就这样，在工业革命结束时，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大工业首先意味着蒸汽动力和机械化。在这方面棉纺织业步伐最快。1813 年英国有动力织布机 2 400 台，1820 年就达 14 000 台了，1829 年有了 55 000 台，四年之后，竟达 10 万台；1775—1800 年的二十五年间，瓦特和波尔敦在英国共安装 289 部蒸汽机，其中 84 部是用于棉纺织厂的^⑧。但其他工业也逐渐采用蒸汽机。据统计，1835 年英国和爱尔兰有 1 953 部蒸汽机，此外还有 1 297 部水轮机^⑨。随纺织业之后，一个个生产部门都实行机械化，连动作最慢、困难最大的农业，也在 1790 年前后开始使用打谷机了。到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化过程基本完成时，手工织工在全国只剩下几千人。另一方面，机械工业的产生可以看作是机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几乎无机械工业可言，因而瓦特不得不亲自奔波，去修理他售出的蒸汽机。但到了 19 世纪，机械工人的力量就不可忽视了。1824 年他们组织了一个“蒸汽机制造工协会”，1826 年又成立了一个“蒸汽机制造者职工会”，1851 年他们组织了第一个也是最富裕、最有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机械工人混合工会”。机械工业的产量增长也相当快，除满足国内需要外，出口迅速增加。19 世纪 20 年代取消机器出口的禁令后，仅七年中，出口量就从 1822 年的 11.6 万镑增至 1829 年的 25 万镑，翻了一倍多^⑩。

除了机械化，大工业还意味着工厂制产生，这是随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问

世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开始时工厂必须设在河边；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它们可以不必受河流的限制，而在任何有煤炭供应的地方都能建造起来了。这就引起工厂制的迅速发展。从 1771 年建立第一个工厂算起，到 1835 年全国已有棉纺织厂 1 262 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兰开郡^⑥。1820 年时，手织工还几乎是工厂织工的两倍（分别是 24 万和 12.6 万），1840 年工厂织工已经是手织工的两倍还不止了（26 万和 12.3 万）^⑦。几千年平和幽静的田园风光，就好像碰见了阿拉丁的神灯，一瞬之间无影无踪。英国突然烟囱林立，汽笛轰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被夺去饭碗的工匠，从四乡僻野蜂拥而来，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在工厂的屋顶之下了。

工厂的出现使城乡比例发生变化。1760 年时，除伦敦之外，只有布里斯托尔的人口在 5 万以上。但到 1841 年，大伦敦人口 223.9 万，是八十年前的三倍；全国 10 万人口以上城市 9 个，5 万以上 24 个；在大小所有城镇中，以工厂为中心的小城镇发展特别快。例如欧德姆从 1760 年的三四百人增加到 1831 年的 3.8 万人，布雷德福从 1801 年的 1.3 万增加到 1851 年的 10.4 万等。1801—1831 年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的城市，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新兴工业城镇，如博尔顿、伊普斯威奇、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除这些新兴工业城镇外，人口增长迅速的就是利兹、曼彻斯特等工业大都会了^⑧。就这样，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制的产生，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的、乡村的、田园般的英国一去不复返了。

三

经济比例的变化很快就反映到政治结构上，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动。实际上，工业超过农业说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压倒贵族地主阶级；大工业挤垮手工业意味着工厂主排挤商人对生产的控制，因而商业资本让位给工业资本；工厂的兴起和城市的昌隆则表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壮大。但所有这些比例变化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 80 年内，相当缓慢地完成的，因而政治上的相应变化也就相当慢。对此切不可估计过高。

工业超过农业的结果，是把工业资本家推上了财产的顶峰。这个阶级的产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和工业革命的步伐完全一致的。

真正的工业资本家可说在 18 世纪 20 年代就有了。当时托马斯·隆伯利用他兄弟从意大利偷运出来的捻丝机,在德文特开了一家使用水力的丝厂。1719—1730 年的十二年间,他积累了 12 万镑财产并封了爵士。在他之后,资本雄厚的工业家也时有出现,如罗巴克和加伯特 1759 年创办的卡隆铁工厂(第一部蒸汽机就在这里试制),开办时就有资本 1.2 万镑,雇用工人 1 500 名。但工业资本家真正成为一一个阶层,却是在阿克莱特建立克朗福德水力棉纺厂之后的事。

理查德·阿克莱特(1732—1792 年)是理发匠出身。上半生穷困潦倒,几经风霜。后来,他的发明天赋使他成了水力纺纱机的创始人。当时正是棉纺织业疯狂扩展的时期,水力纺纱机的出现真可说是应运而生,因此阿克莱特也就成了天之骄子。在别人资助下,他很快取得专利权,并且在克朗福德建立起全世界第一个工厂(1771 年)。他死的时候,留下六个工厂,50 万镑财产,在“十年的一瞬间从一个不值五镑的穷鬼,成为拥有马车仆役的采地主,并买下了价值二万镑的地产;而千百名妇女,当她们能得到工作时,就必须挨过那长长的一天,把那 5 040 码棉线梳啊,纺啊,卷啊,为此她们只得到四五个便士,绝无更多”^⑩。在他死时,《绅士杂志》说他留下的“制造厂其收入比大多数德国王公都要多得多……”^⑪

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有三个方面来源。首先,是那些工业革命的暴发户。这些人多数未曾经商,更不是贵族,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曾种过地,他们的父亲破了产,他们自己则贫困潦倒,飘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算计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在社会财富的梯级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首屈大富。保守党首相皮尔的父亲曾经是个自由持有农,在圈地的浪潮中他眼看要遭灭顶之灾,就卖地投资。到 1802 年,他已是雇用 12 000 名工人,每年向国家交纳 4 万镑国产税的大工业家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也是在 1789 年借了 100 镑作资本,后来成为拥有 1 600 多名工人的新拉纳克工厂的厂主的。铁业巨子克罗谢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空着两手逃离家庭,后来掌握了英国最大的铁工厂西法尔斯法,1810 年死时留下的财产值 150 万镑。这个厂原来的主人安东尼·培根以铁商起家,发了大财,后来成为议员。培根还转卖过另外三家铁厂和一个大炮合同,并在默瑟尔附近向塔波特勋爵租了 40 平方英里的土地。在玻璃业,五家最大的玻璃公司 1833 年共缴国产税 23.1 万镑,其中艾萨克·库克森公司一家就缴 6 万镑。

但也有些贵族投身到工业革命的洪流中,成为英国工业化的开拓者。比如

说,最早开凿运河的是布里奇沃特公爵,他也是英国最大的煤矿主之一。弗利勋爵死后留下每年获利 7 000 英镑的矿山、获利 21 000 英镑的不动产和 50 万英镑的公债。当然,贵族真正从事制造业的并不多或者说几乎没有。他们总是凭借手中的地产成为矿主,或是投资于运河、公路、铁路等,坐取红利,很少去费经办工厂的神。另一方面,本来控制手工业生产的商人或工场主就不同了。随着蒸汽机的出现,随着大工厂的产生,他们本来经营的手工生产已经岌岌可危。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识得时务,采用机器,转成工厂主;要么被机器工业所排挤,落入完全经商(如果资本充足)或完全破产的境地。总之,商人控制生产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大工业挤垮手工业造成的社会后果。

马修·波尔敦可说是手工业主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典型。波尔敦是个银器商的儿子,年轻时发明了一种供上层社会使用的镶嵌带扣,使他父亲的商店大为兴隆。1762 年,他把厂子迁到梭和,成为欧洲著名的铁工厂,生产从仿古的赫丘利与九头蛇象,到附有装饰品的小牙签,大受时髦社会的欢迎。1767 年,他的产品毛利从 7 000 英镑增加到 2 万英镑,连俄国女皇凯瑟琳也买了他的货。但波尔敦真正的事业却是资助瓦特制成蒸汽机。1769 年,瓦特原来的资助人罗巴克破了产,而第一台蒸汽机又试验失败,瓦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准备另谋生路。就在这时,波尔敦不顾自己的经济困难而与瓦特签订了继续试验蒸汽机的合同,把这项伟大的发明从绝境中拯救出来。1776 年,试验成功了,而梭和铁工厂也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蒸汽机厂,为机器大工业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就这样,到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一支工业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终于形成了。他们中有白手起家的冒险家,有商人和工场主中的成功者,也有少数贵族中的有识之士。这些人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终究成为民生国计的中流砥柱。这可从国家税收的变化看出来。

“光荣革命”之后及整个 18 世纪,国家的税收主要是三项:土地税、关税和国产税。各项税收的多寡在平时常受到政府更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所以要从中间看出各阶级经济力量的消长,只有看战时。因为只有战时统治阶级才会迫不得已地基本按照财富的比例分配税务。这样我们看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的前一年,1696 年,土地税征收了 252.8 万英镑,比关税和国产税加起来还要多;1712 年,西班牙王位战争的倒数第二年,土地税 215.2 万英镑,仍然是最多的,关税 148.1 万英镑,国产税 180.5 万英镑,土地税和关税加起来有国产税的两倍(莫忘记此时的国产